

# “洪湖候鸟”与“洪湖精神”

## ——寻访路易·艾黎旧居

□ 记者 马晓 张致远



新西兰著名作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路易·艾黎

洪湖美，美得不仅是烟波浩渺，轻歌曼舞的洪湖风光，更是洪湖儿女在革命道路上展现出“艰苦奋斗、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，战胜每一个困难”的“洪湖精神”。

而“洪湖精神”的阐释者，则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——新西兰著名作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路易·艾黎。

日前，记者来到位于洪湖的路易·艾黎旧居，寻访他与洪湖这片革命热土之间曾经发生的故事。

生的故事。

### 所见 值得尊敬的洪湖儿女

冒着绵绵细雨，报道小分队来到了洪湖新堤街220号一栋两层木结构老屋前。这栋木屋，原来是路易·艾黎在洪湖的住所，如今已成为路易·艾黎纪念馆。踏入屋内，仿佛跨过时空的门槛，屋内展出一幅幅历史照片变得鲜活起来，一张张洪湖苏区军民抢修堤防、重建家园的感人画面映入记者的眼帘：小伙子们用独轮车推土、妇女们挑着竹筐一筐一筐地运送石头，连白发老人也提着草袋，让年轻人往里面铲土……

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周雨红介绍，1931年夏，洪湖苏区遭受特大洪涝灾害，洪湖军民在粉碎敌人第三次“围剿”的同时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。在这最困难的时候，路易·艾黎于1932年初受国际联盟委托，为重建被洪水冲毁的长江大堤，发放国际救灾物资，以国际救灾机构成员的身份，从上海只身来到洪湖，将救灾粮食和物资送给了红军与修堤的灾民，并由此与洪湖人民结下了一生的友谊。

数年后，在延安的一次宴会上，路易·艾黎见到了贺龙，笑称红军枪打得很好。贺龙大笑，再三感谢他当年的“雪中送炭”。

路易·艾黎一生中先后五次来到洪湖，每一次都能感受到洪湖人的顽强拼搏、勇往直前，在他心中，洪湖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。

### 所感 风雨同舟的洪湖情谊

绵绵细雨，使整个洪湖都沐浴在春日的恩泽中。站在艾黎当年曾登过多次的长江堤——官保堤上，思绪万千。

路易·艾黎与洪湖，因事业而相识，因精神而相知。洪湖人民的百折不挠，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，令他钦佩。而他终其一生对洪湖这片热土的无私眷恋，则是洪湖人民铭记他的根源。

大堤上，家住新堤的刘艳红带着自己上小学的儿子在细雨中漫步，极目远眺，春日的江水分外平静，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暴躁。

“路易·艾黎是许多洪湖人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人。”刘艳红告诉记者，在许多洪湖人眼里，路易·艾黎不曾谋面，却胜似亲人。

“洪湖候鸟”永远南归，如今，让路易·艾黎折服的“洪湖精神”与“井冈山精神”“延安精神”“西柏坡精神”一样，同为传承“红船”血脉的革命精神。

“身为洪湖人，我感到无比光荣和骄傲，我们要铭记这段红色记忆，继承发扬‘洪湖精神’，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，好好学习，将来投身家乡和祖国的建设。”就读于湖北大学的王婷说。

### 所思 历久弥新的洪湖精神

如今，旧居内仍陈列着路易·艾黎在洪湖时期所写下的文章手稿、用过的物品。

他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中国人民有一种精神，有一种从长征、延安、洪湖、抗战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精神，中国人民充满这种高尚的精神，用这种精神建设自己的祖国，这种精神力量推动了一切。”在路易·艾黎眼中，洪湖这片红色沃土所孕育出的精神，和井冈山精神、延安精神、西柏坡精神一样，映射出中国革命和民族之魂。

历史的发展循环往复。2020年，百年难遇的洪峰再袭洪湖，再袭新堤。这次，全体洪湖儿女再次展现了高贵的“洪湖精神”。

新堤宣传干事杨欢介绍，2020年进入汛期后，洪湖市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，防疫防汛同时进行，坚决落实责任制，严格执行防汛预案，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，做好流域堤防巡查防守。长江、洪湖围堤、下内荆河三线同时作战，11个哨棚严格落实“十有”要求，233名干部群众上堤参加4500米长江段面防汛，180名劳力轮班开展查险排障，突击队随时待命准备救灾抢险，洪湖围堤、下内荆河顶住了数十天的超保证水位，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产环境的安全。

纵观历史，从来不缺少艰难险阻，也从来不缺少克难攻坚。历史的年轮滚滚向前，精神的丰碑永不动摇，“洪湖精神”将再次领航，指引洪湖儿女在新征程中劈波斩浪。



路易·艾黎洪湖旧居

# 刘绍南宁死不屈 写下《壮烈歌》

□ 楚天都市报记者 高伟 通讯员 肖莎



刘绍南烈士

刘绍南，别名刘自梁，1903年出生于洪湖市戴家场土地沟一个封建地主家庭，1924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9月10日，率党员和农民群众300余人在戴家场发动中秋武装暴动。1928年夏，红十六师挺进湘西，刘绍南留守洪湖，由于叛徒告密被捕。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，他威武不屈，写下《答敌人审问》和《壮烈歌》，慷慨就义时年仅25岁。

“爷爷一回到家乡，就首先把自己的田产全部分给农民。因为他相信，先有大家才有小家，先有国家富强，才有个人小家的安稳。”孙子刘胜亿及革命烈士刘绍南时说。

### 把家中田产全部分给农民

“爷爷小的时候顿悟过人，立志做‘水泊梁山’式的农民英雄。”在洪湖市戴家场镇刘绍南烈士居住的老屋前，烈士的孙子刘胜向记者讲述。

当时，监利县三官殿附近有一块田斗生，仗仗权势强占当地侯姓人家一块湖田，侯姓人家请刘绍南为他们状告斗生。刘绍南先以自己名义给斗生写了长信，晓以利害，言辞激烈又不失鼎切。斗生看信后，感到刘绍南有雄才，不可小视，更疑其乃侯氏后裔，只得将侵占的湖田归还。此事，使刘绍南在西南地方上名气大震。

虽出身地主家庭，但刘绍南自幼同情民众疾苦，曾撰写《蠹虫录》揭露湖霸涂大渭、斗斗生仗势强占民田罪行。1920年，他考入董必武、陈潭秋等创办的共进中学，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，接受革命思想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“当时我家祖上拥有大量田产。”刘胜说，爷爷从武汉回到家乡时，做通长辈思想工作，将家中所有田产分给农民，得到人民的拥护。

### 打响鄂中秋收起义第一枪

洪湖戴家场秋收起义纪念碑，铭刻着刘绍南领导的革命暴动。

1926年春，刘绍南受党组织派遣，回家乡发动和领导工农革命，先后任中共沔阳县委书记、沔南区委书记、沔阳县临时县委书记等职。1927年9月10日夜，他率起义农民攻破戴家场土豪乡绅“涂老五”的涂家大院。这场武装暴动打响了鄂中地区秋收起义第一枪，组建了洪湖地区土地革命时期的第一个革命基层政权组织——戴家场乡农民协会。

随后，刘绍南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。1928年夏，国民党勾结地方土匪李伯岩等对洪湖根据地实行“清乡”。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，刘绍南先后在监利渡口和北口等地秘密召开会议，商讨对策。7月10日夜，他在家乡陈家院召集党员们秘密商讨时，被叛徒告密遭敌围捕。

刘绍南掩护20余位党员安全转移后，突围中枪被抓。天刚亮，昏迷的刘绍南被敌人拖着回戴家场，沿路淌血。农民陈新弟不忍，拿出自家竹床，劝敌人把重伤的刘绍南抬走。

### 宁死不屈写下《壮烈歌》

“无论是坐老虎凳、滚钉板，还是以高官厚禄引诱，他始终都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，直至牺牲。”刘胜深情地回忆爷爷。

被捕后，刘绍南面对李伯岩摆酒劝降，高唱“我生是共产党的人，死是共产党的鬼”。敌人端出金银劝刘绍南孝父母、明礼仪，刘绍南怒斥“这沾满血的臭钱我分文不要！”

敌人勃然大怒，将刘绍南捆绑吊打，使用“滚钉板”“上老虎凳”等酷刑。刘绍南从昏迷中醒来，用敌人交给他的空白纸，奋笔疾书写下了《回答敌人审问》：“大丈夫，要革命。为工农，谋幸福，粉身碎骨也肯为。忠党美名万古垂。”的壮丽诗篇！

李伯岩将刘绍南五花大绑游街示众。“请记住，共产党一定会胜利，反动派一定会灭亡，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！”刘绍南对着乡亲们慷慨陈词，高唱狱中写下的《壮烈歌》：“铡刀下，不变节……杀死我一人，革命杀不绝。”

临刑前，敌人企图以他的妻子正怀有身孕、父母年过半百劝降刘绍南，再遭严词拒绝。1928年7月23日晚，灭绝人性的反动派残忍地将年仅25岁的刘绍南杀害，并将尸体剁成八块，悬于戴家场街市木桥之上，乡亲们无不饮泪痛泣，悲愤欲绝。



刘绍南烈士曾居住的老屋

# 路易·艾黎送灾粮

重重阻挠，坚持要到“匪窟窝子”洪湖视察。

路易·艾黎带着一名工程师，冒着严寒，乘坐汽艇，经过一天的水上颠簸，来到新堤，下榻于新堤中共地下特支联络站（今解放街220号）。期间，他视察了官保堤，然后沿堤步行到乡下，乡下均为苏区和游击区。路易·艾黎看到苏区群众抢修堤防的情景，十分激动。在与群众谈话中，路易·艾黎了解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致力于救灾和修堤，苏区广大农民自备伙食参加水利建设。他亲睹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救灾和修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后，决定把救灾粮食送到洪湖苏区。

回武汉后，路易·艾黎以全权代表的身份，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救济的原则：谁受灾最严重，谁抗灾最积极，就应该首先给谁粮食。对这条原则，国民党当局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。在洽谈中，路易·艾黎详谈了洪湖之行的感受。他说：“我到新堤，卸下行装，旋即下乡察看，令人惊异情景立即映入我

的眼帘，望不尽的堤段上，到处都是堤工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群众是倾巢出动，全都上了堤。”

路易·艾黎侃侃而谈，指出洪湖灾情最严重、抗灾斗争最积极，按照救灾原则，理应先得到救灾组织捐赠的粮食和其他物资。有个姓贺的军政部长首先反对：“洪湖是匪区，把粮食运到那里到不了百姓手！”何健拍着桌子，赤裸裸地说：“我们要饿死共匪、匪民，你要给他送粮，居心何在？”其他人亦跟着起哄。路易·艾黎站起来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阁下，我们是救灾，不是交战，既然救灾的原则诸位没有提出异议，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我这个决定。再说，救灾物资不是送给红军，而是送给那里的灾民。我是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，我有权这样做！”路易·艾黎一席话，说得国民党当局无言以对。

为了防止粮食落入红军之手，国民党当局借口保护路易·艾黎，提出武装护送的要求。路易·艾黎没有理由拒绝这个“盛情”。

# 洪湖岸边是我家

## ——湘鄂西赤色邮政寻访记

□ 中国邮政报记者 柏滨丰 周唯 宁国富

名称，以免脱落和寄不到。”纪律之严格，从1932年4月1日《中共湘鄂西省委对发行工作的决议》的相关记录中可见一斑。

彼时，总局以瞿家湾、峰口为核心，建立洪湖水上邮政网，开办新堤、仙桃、彭家场、新滩口等敌占区的邮局代办所，办理“存局候领”手续，形成赤、白区之间的通信联络。

据查证，当时瞿家湾及洪湖周边地区先后印刷出版《红潮日报》《萌芽》《新沔阳报》《湘鄂西苏维埃》《红旗日报》《群众报》《布尔什维克周刊》《工农日报》《洪湖日报》《列宁青年》《反帝周报》《医院小报》等20多种革命报刊，也都由总局担负分发、转运、投递等工作。

湘鄂西苏区进入全盛时期后，各苏区党政军与上级的联系、相互之间的联系，红军战士与家属之间的联系，人民群众与商家之间的联系，都日益频繁，应运而生的赤色邮政总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。

总局也因此格外注重培训邮务人员，不定期开办训练班和举行专业会议。如曾在岗塔（现洪湖市黄家口镇岗塔村）举办一期为期7天的发行员训练班，白区也到了5名学员。学习内容主要是革命报刊发行业务、如何秘密散发和张贴方法。

“各县有分局，各区有支局，每支局3人，每分局5至7人，总局11人。全湘鄂西邮政人员在500人以上。”“每天上午8点钟收信，每个邮差每天走一站路，约60里……”由于条件艰苦，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。县局长每月发给17元苏区流通币、副职14元、支局长7元、邮务员6元。邮务员因需外勤，每月另发12双草鞋；半年1把雨伞、1条毛巾；每年1床被子、1套短便衣，每天2角上班津贴。”

3年时间，赤色邮政从创立到发展壮大，逐渐形成赤色邮政总局、县赤色邮务分局、区乡赤色邮务支局的三级组织体系，组织机构规范严密。

但限于战时条件，除局址经常转移变动外，通信设备也十分简陋。一般县邮务局配马5至6匹、信箱1个、铜质圆戳1柄；支局配信箱1个、木质圆戳1柄。条件艰苦、环境恶劣，全靠赤色邮务员因陋就简，确保了邮务工作都能正常

运转，为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种纪律严明、管理规范的工作作风，在如今的洪湖市邮政分公司有着隔空的传承与映射。去年，洪湖市邮政分公司荣获集团公司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，各项重点经营指标均位居全省邮政前列；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.93%，寄递业务市场占有率为14.27%，新增储蓄市场占有率为24.68%。逆势上扬的优异成绩，背后就是经营管理体系的系统支撑和效能释放。

记者在洪湖市邮政分公司看到，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都上墙明示，让遵守制度、敬畏制度成为员工共同自觉。洪湖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李翔介绍，该分公司坚持抓好“制度管控”和“以人为本”两大融合的管理思维，刚柔并济、相得益彰。在团队建设上，他们坚持抓定“团结实干、谋事在前、自律包容、改进沟通”四项要求；工作推进上，坚持抓实“咬定目标、思想弄通、政策吃透、方法对路、落地做实”五步要领。高效、严格管理，打造了一支信念坚定、斗志高昂、敢闯敢拼的员工队伍，记者眼中的洪湖邮政人都是精气神十足，《洪湖水浪打浪》的悠扬旋律刻在了他们心中，化为他们扎实前行的足迹……

### 一种永葆初心的精神传承

“正月里来气象新，共产党员屈阳春。不当绅士做百姓，走南闯北救穷人。”1932年1月下旬，湘鄂西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“肃反”运动，“肃反”的扩大化使很多干部群众蒙冤，包括许多赤色邮务工作人员，比如曾担任交通邮务工作领导职务的屈阳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牺牲时年仅33岁的屈阳春被追认为烈士。追忆往昔，贺龙不禁感慨：“在湘鄂西的历史上，我们不能忘记他！”

记者翻看当年红三军政治部所印发的《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》，其中明确提出“保护邮局和邮差的安全”。

在白色恐怖和严密封锁下，赤、白区之间的邮件交换既困难又危险。交通员程炎平就是在赤、白区之间的交通线上执行任务时被逮捕杀害。然而，为了革命事业，一批又一批邮务人员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。

### 链接

1931年入夏后，地处长江中游的洪湖地区连降暴雨，江湖猛涨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配合军事上的进攻，他们“以水代兵”，灭绝人性地在监利上车湾掘堤放水，洪湖苏区成了一片汪洋，大片良田被水淹没，百万难民流离失所，四处逃荒。在湘鄂西省委领导下，洪湖苏区的军民在粉碎敌人第三次“围剿”的同时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，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水患。

1931年初，路易·艾黎受国际联盟救灾组织的委托，视察了武汉堤防和灾民收容所，会见了不少国民党官吏，发现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把救灾、修堤当成一回事。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：一是以救灾、修堤为名，趁火打劫，大发横财；二是向洪湖地区贺龙领导的红军开战。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把救灾款全部贪污了，却借口修堤，横征暴敛，中饱私囊，还利用职权将市场上的粮食、衣物、药品抢购一空，囤积居奇，再用高价卖给救灾组织。对此，路易·艾黎非常愤慨，他排除国民党当局

1928年1月，中国共产党派遣贺龙、周逸群到湘鄂西领导开展武装斗争。1929年9月，洪湖赤色邮务总局成立。1930年4月更名为鄂西赤色邮务总局。百年间，从“挽救革命事业于万一”，到见证退渔还湖，洪湖邮务从未间断；百年来，几代邮政人隔空相望，赓续红色基因，挥就纵贯今昔的历史答卷。

### 一个规范严密的组织体系

洪湖市瞿家湾镇。“自从贺龙住湖内，洪湖出了赤卫队。”在内荆河环绕、白墙瓦瓦、凤头飞檐的红军街步行五六分钟，即可看见湘鄂西省邮政局旧址。

据瞿家湾红色教育讲解员瞿兆利介绍，这处房屋始建于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长31米、宽11米，穿斗梁架，单檐硬山顶，灰布瓦屋面。

抬眼望去，门前挂有湘鄂西省邮政局招牌，右侧活动板窗系对外营业处。走进屋内，是三进二厢房，第一进左厢房为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。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与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共用一个天井，贺龙、周逸群等苏区领导的住所亦在同一院内，足见其地位和重要政治可靠。

1931年4月，湘鄂西赤色邮务总局由石首调弦口转移至瞿家湾，6月16日更名为湘鄂西省赤色邮务总局。

同年10月20日，总局在瞿家湾召开各县邮务局长会议，明确了赤色邮政的职能，讨论并制定了一些邮务规章和通信纪律，强调邮务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通信纪律，不能丢失信件，要按时上班，不随便外出，信件如有延误或遗失，按军法处分。

“邮寄的文件，必须用硬纸包好、麻绳捆好，封面上要用毛笔详细写明收件人的地方和



湘鄂西省邮政总局旧址